

▲田万里 散文作品

当峡谷开花的时候

当春天来临的时候,邢台峡谷像被精心培育过似的,许多花开遍这里的大峡谷。

放眼望去,不同种类的花,有的开在悬崖峭壁上,有的开在岩层缝隙里;有的开在风头上,有的开在转眼间;有的开在小路上,有的开在角落里,有的开在阳光下,有的开在星光里;有的开在眺望里,有的开在灵魂深处……

这些花,有的孑然一身,孤零零地开着;有的满山遍野,大片大片地开着。有的香气淡雅,有的花味十足;有的轻描淡写,有的浓妆艳抹。有的十分认真地举起自己的秀美,有的在不经意之间已亮出自己的胸怀;有的羞涩,为人处世极其低调;有的显山露水,性格张扬。有的妒忌别人,有的则谦虚地垂下了头……

这就是春天降临的邢台峡谷,花纷纷绽放出一张张笑脸,显现出一个个倩影,这些不同的色彩成就了大峡谷的美。

花招来了很多鸟,到处都能听到它们唧唧的声音。

徐徐的春风问候着前来旅游的每一位客人,也许就是这个原因,这里的风才落得一个好名声。

很多年以前,我来拜访这些花的时候,恰巧遇见一朵美妙的花。当它刚刚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就已经出现在它的面前了。它见我前来拜访,就拿出自己酿造的独特的花香,摆了满满一桌盛宴来招待我。

这朵花的厨艺相当不错,在这里远近闻名。

它步履轻盈,纤纤素手捧着馨香走来,含情脉脉地看着我,仿佛早与我

情定终身。

我看见它的樱桃小嘴动了几下,似乎有话要说。可话到了它的嘴边,它又矜持了,它的脸颊上现出瞬间的羞赧。

从那一刻起,我就已经记住这朵花了,它的绽放是大自然给我的无私和博爱。

你好呀,花,你的美简直是人间大爱!我对它说。

花却低下了头,害羞地说,只要能把春天的色彩带到人间,我把全部都奉献出来也不足为惜。

我听了花的这一番话语,颇受感动。尽管我对它倾慕已久,但白雪已经覆盖我的秀发,我还有机会去追求这人世间大爱吗?

我轻轻地把这朵花的馨香叠好,藏入记忆的深处,让其成为一段美好的经历。

长嘴峡淡化了闲言碎语,流水峡汨汨的声音划过天际,黄巢峡早已人去楼空,如今已被鲜花淹没。竹会峡已成为历史的一种情结,老人峡步履轻盈,赛过山间溪水……

俯瞰万丈深渊,最深处的花已悄悄探出了头。随后,这里山上山下以及悬崖峭壁上,将渐渐闪现出花的情影,蔚为壮观。

多年以后,那朵花再次把我引入它的寓所,那里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花迅速围住了我,有的问这问那,有的盛开着奇思妙想,有的跑来跑去忙活着什么,有的已经开始张罗着这个春天的盛事……

这朵花以纤纤素手让我惊异,它一边观察着风,一边给我介绍着峡谷

里的花。

峡谷里的花大部分都是从岩石缝里长出来的。刚开始,它们还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花,根本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人们也不会多么在意它们。

可是,随着春天的到来,就是这些普普通通的花,先后露出鲜艳的色彩,仿佛万绿丛中绽放出来的一丛丛火焰,陆陆续续点燃整个春天。

继而熊熊的火焰扑面而来,从春天、夏天到秋天。

它们的气势铺天盖地,谁也无法阻挡,仿佛整个天空都被它们染得通红了。

那么,又是在春天的什么时候它们才会绽放呢?

风寻山问水,时时刻刻记录着它们生长的过程。

当它们的根系从石头或岩层的缝隙里尽情地向下展开姿态的时候,它们会把目光投向高山之巅,渐渐渗透蓝天和白云。

地下水则通过根系,把自己的重要作用发挥出来,再提升到一定的高度。换一个角度而言,也就是说地下水与泥土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我似乎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迈步了,这里厚厚的植被浮现在我的眼前,各种各样的花引人入胜。

尽管这里的花品种众多,各有各的特点,但哪一朵才是我心中最中意的呢?我很想把它采摘下来,赠给我远方的爱人。

每年,春天悄悄降临邢台峡谷的时候,我就会想,我最中意的那一朵是否开花了?

我倚在一片草叶上,左思右想,我

该站在什么地方,或者以什么样的高度和热情去迎接它呢?

我轻轻叩问着这里的每一座山峰,每一条峡谷,每一片蓝天,每一朵白云,每一棵树木,每一株小草。

我记忆里的那朵花很漂亮,它总是轻盈地飞翔在邢台峡谷。

谁知,花却反过来问我,这里的花都已绽放,怎么能找不到它呢?

我开始对花有了更多的关注。当春天的第一朵花开在峡谷的时候,徐徐微风里,它有些忘乎所以,开始飘飘然了。结果,它还没有完全盛开,馨香就已经被它挥霍尽了,从此它变得沉默起来。

当第二朵花尽情怒放的时候,开得很好看,但却开错了地方。那里的泥土看似很肥沃,但没有地下水的滋养,花很快就枯萎了。

当第三朵花吐露馨香的时候,它突然在峡谷里悟到了什么。于是,它追着风,疯狂地亲吻着阳光和雨水,亲吻着月光、星光和夜色,以及大峡谷里的每一块石头,每一粒泥土。

它无休止地向春天表白自己,并对春天最终表达爱恋。一阵风扑面而来,随后连一点儿花香都找不到了。最后,它彻底脱水了。

到了第四朵花见到我的时候,这个春天最终拿出一冬的佳酿,并在邢台峡谷设宴款待我。

就这样,我与花在默默地交流中互换了爱情的誓言。

邢台峡谷可以作证,我与这个春天的约会,我与花的爱情,早已浸透这里的山山水水。否则,春天怎么会向我发放邢台峡谷的通行证呢?

在流水中滑落的痕迹（组诗）

晓林

波澜

成为一条无尾的鱼，游离
在陌生的河流
故乡的芦苇还没有枯萎
摇摆的姿势还是那样好看
像天上的云朵

河水清澈，区别于我们流过的眼泪
细小的河流，总会在土地上
留下痕迹，像多久未见的故人
额头上堆起皱纹
共同抵抗回山的鸟群
他们环绕、掠过河流和树木
跟随落日远去

而我停留在这里
摩挲着手中的石片
等待它在水面上荡起波纹

树上的鸟

门前的老树，从小就长得高大
它的枝叶承受着阳光、雨水、冰雪
以最饱满的温柔，哺育深处的鸟巢

每到春夏季节
这里总能听到那些清脆的声音
——像课本中的描述
儿子读给我听
他的声音同样好听，像树上的鸟鸣

等到阳光落下来，绕着老树走动
那些鸟儿也绕着树枝飞舞
夜幕降临时，儿子在被窝里
说起他的新朋友

回流

在夜里醒来，被巨大的寂静笼罩
那些水还在流动吗
我捡起石头，深夜回应我
是镜子破碎的声音
在房间里荡开

——那些梦境如此真实
去往广州三天后
再去山东青岛
捕捉那里的大虾、花蛤
随后赶回来，感受南方温热的水流
我受限于落叶的热情，那些光
被唤醒，穿梭于高速公路
嘈杂的车辆，从眼前呼啸而过

“像这茫茫的黑夜里，大海的轻涛细浪
飘然来到你的身旁”

相伴

多想就这样依偎在你身旁
像个倦归的农人
影子融入寂静的湖水，一半
沉沦波光，一半在你指尖
轻轻垂钩

每天晨起，面对大江拨动丝弦
潮声便漫上岸来
用波光，从你起伏的呼吸
推开每一道涟漪

篱笆墙外的风，去向不问
炊烟袅袅的屋檐下
青椒悄悄红了，茄子花小如紫星
鸡鸣与狗吠间，日子
水灵灵地打滑

更多的是，黄昏沉在河床之上
时光把整条江水染红
立在你的眼眸
我却不忍触碰，怕一伸手
便碰落那枚，将落未落的夕阳

断桥残雪

纸伞撑开时

西湖把指尖温度幻成蝶影
雨水漫过青石桥
每个脚印都在解冻
五百年前的那一声惊蛰

风在白堤缝补裂痕
他掌心的蓝，驮来暮色时
衣袂上的雨水仍在与柳丝私语
那年递来的伞骨里
至今住着未化的雪

在断桥，当蓝色的落日
渗成湖光，发间白丝正驮着
千年的湖。回声拍岸
恍惚仍是那声怯问——
“在水下仙，敢问姑娘芳名”

山外山

当目光或镜头，以调焦方式捕捉时
时光从一片叶子滑落
只把它们最为古老的歌谣
留下来，铺陈一湾水湄

走过的青草地
一只老黄牛仍在咀嚼闲情
曾经抵达的山外山
一阵阵风

卷起沟壑往前走

我们席地而坐，清凉的事物
依着臂弯终究有些晃眼
沙砾间，野花肆意开着
铺垫着岁月的童话

只有石壁上
有痕迹的心绕着人间洞天
还在用一粒阳光
从你的眼眸，一圈一圈地
绕过前世今生
还在一鞭子夕阳里
赶起一团团白云

丝路之蓝

苍穹之下，旅人与驼队
剪影静卧金色沙丘
肉身与灵魂，每向西行一程
都陷入滚烫沙砾
让足迹比远方，更懂得流浪

凝望太久，时光凝滞
一抹红衣点亮寂寞
无尽地平线紧追不放
最汹涌的荒凉，已在血脉

静静塌陷成诗

有那么一刻的顿悟，明白
所有跋涉皆是生命的笔画
融入大漠余晖，把自己写成
永恒的坐标

视角

木杖敲击石阶，只为向上的力
从低处开始攀爬
黑夜横跨两峰，山石缝隙里
思想又一次生根，萌芽
坚定不挪半寸

风独自去了山崖，一些云朵
心事重重，不问世间轻重
只为逼近晨曦，才俯身贴近人间

山峰之巅，你凝成剪影
静候天光，霞色漫漶
虚实的生活，一一析出
碎成万千

每一块碎片都映出生活的
不同目光，凸起的青山绿水
活着，就是只为拾起
晨光里遗落的秘境



营口燃气
YINGKOU GAS

营口燃气集团提醒广大用户：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放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

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